

采風
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生活語錄
吳康民

我有寫日記的習慣，每年一本，現在留存的還有二十來本。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，大多是流水賬，但也有不少即興的感想。我有兩個書房，一個在家中，一個在辦公室，積存的材料不少。

即短，大多都是流水賬，但也有不少即興的感想。我有兩個書房，一個在家中，一個在辦公室，積存的材料不少。

同時還留着大量文件，參加共七屆的全國人大、三十多年的會議文件，大多齊全。

特別是第四屆全國人大，大部分港澳代表都已逝去，那一屆的會議文件不多。現在學校為我設定一個「特藏室」，把這些「文物」都放進去。既然已成文物，便有以供後人參考之意。

回憶往事

當年港英當局不願與我方合作，才有預備委員會之說。

社會上稱呼我是「老左派」，或者叫「左派元老」，應該是實至名歸。我在一九四七年大學畢業，便到香港愛國學校培僑中學工作，一幹便近七十年。從二十一歲的小伙子，幹到九十有餘的風燭殘年。工作面不僅在教育界，也參加創辦教聯會的社團工作，創辦《青年樂園》的出版工作，創辦《教科文顧問公司》的顧問工作，參加籌備「民建聯」的政治社團工作。至於參加香港基本法起草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等，可說佔了生平工作的一半。

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運動，原是一個過左的行为，是香港新華社領導害怕被召回內地批鬥的一個錯誤行為，後來被周恩來總理斥為「圖上作業」。客觀上受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，主觀上是新華社領導人的「自衛行為」。這一錯誤行動使香港若干愛國隊伍遭到重大損失，並讓普通群眾對「左仔」產生反感，更使若干較為隱蔽的左派力量作了不必要的暴露，違背中央的香港工作「長期打算、積蓄力量」的精神。俱往矣，回憶往事，歷歷在目。「左仔」這個貶諱，恐怕長年不能除掉。

琴台客聚
潘森國

潘森國

「港獨」照抄「台獨」
苟且，任由那些無知少年胡作非爲。
近日兩名「港獨」議員落馬「伏法」，可以再談談。「港獨」之無中生有，尤其無恥的是欺騙公眾。此間中家學動輒有數百，甚至過千學生意；學術自由也得要過學術關。現時香港的新興自編教材，於是某政黨主導的「教師工會」乘虛而入，直接給中學生「洗腦」。常規教科書都要經教育當局審核才可以印行發售，供學校選用；自編教材則可以「瞞天過海」，中學科目通識教育科就沒有課本，教師可以任意編教材，於是某政黨主導的「教師工會」乘虛而入，直接給中學生「洗腦」。常規教科書都要經教育當局審核才可以印行發售，供學校選用；自編教材則可以「瞞天過海」。

潘森國

</div